



# 北京老照片的故事

凝固的历史，刹那的永恒

任何东西，只要泛黄了，也就温暖了。

刘鹏 编著

凝固的历史，刹那的永恒  
北京老照片的故事

刘鹏 编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凝固的历史, 刹那的永恒: 北京老照片的故事 / 刘鹏编著.  
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1  
ISBN 978-7-5113-4385-7

I. ①凝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15138号

### ● 凝固的历史, 刹那的永恒: 北京老照片的故事

---

著 者/刘 鹏

出 版 人/方 鸣

选题策划/刘连生

责任编辑/叶 辞

封面设计/马顾本

版式设计/新兴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70mm×1280mm 1/16 印张/23 字数/250千字

印 刷/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4385-7

定 价/4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 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 - 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（民国学生装以其独特的服饰形态和服饰文化成就了  
中国校服史上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变革，给世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）



锯碗

（“没有金刚钻儿，别揽瓷器活！”这句老话的来源，恐怕有许多人不知道。干这行的已成为过去，“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！”的吆喝声已经消失半个世纪了。）



老北京街巷

（清末的北京街巷中生动的一幕，电线杆后的小孩不知在偷偷注视着什么，卖糖葫芦的小贩和卖枣的小贩打着招呼。）



1918年小学课堂

（该照片是由美国摄影师西德尼·戴维·甘博拍摄的。高中毕业的甘博随家人以旅游形式来华，这次旅行使他对东方文化深深着了迷，从而留下了无数的民国题材老照片。）



牙医摊

老北京集市上的牙医摊，在庙会或集市上也能经常看到。



（解放前老北京街头经常看到杂技、魔术、耍猴等卖艺的情景。由图中卖艺人指着猴子哈哈大笑的表情，可以猜想当时的场面十分热闹。）

## 序 通往梦想之路他并不孤独

有人这样说过：任何东西，只要泛黄了，也就温暖了。诚然，不久前，我拜访了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唯一的老照片收藏家刘鹏，在弥眼的灰、黑、白和暗黄色中，在一派古旧、沉静和悠然的格调里，就领悟到了这样的感伤的温情。

### 怀旧：北京生人的文化情结

刘鹏是一个怀旧的人。怀旧曾一度是奢侈和令人感动的，但在强劲的商业化运作之下，它已日渐成为了流行的精神时尚。老电影、旧茶馆、老唱片、泛黄的模糊了笔墨的信纸或日记、手摇式电话、戏班子、带有半殖民时代痕迹的咖啡馆……怀旧越来越趋于无病呻吟，流于空洞肤浅的陈词滥调或带道具表演。顿时，我便不免隐隐失望起来。

可是当他满脸自豪地将部分精心保管的老照片藏品摆在我的面前时，那些具有慑人心魄的质感和力量的图像，立即令我多疑的心陷入自责。正是北京这座有历史、有文化、有风情的城市，造就了许许多多他这样的虔诚而骄傲的怀旧者。



一九六四年作者像



一九六八年作者像

他的藏品蕴涵丰富，以精当见长，已自成体系。它们立足于老北京（清末民初至1949年）文化，内容大致包括风景名胜、历史事件、街巷胡同和习俗风情，其中以风景名胜居多。那些今日已消逝或巨变的古迹街巷，那些响彻四合院的鸽鸣和见证着历史沧桑的旧城墙，那些曾叱咤风云而终归于冥漠的人物，林林总总的记忆，定格于这零乱而迷离的岁月中，给人以握不住的苍凉之感。而直击我心灵的还有记录普通百姓日常起居、服饰风尚、民俗礼仪、婚丧嫁娶等市井生活的老照片：一位民国女子恬然地靠在桥栏杆上，一袭简洁的旗袍，两条黝黑的大辫子，年轻的脸庞在这张老照片里安静地展露着，一尘不染；蜷缩于墙脚的鞋匠眉头紧蹙，表情冷峻，底层百姓生活的困顿和窘迫一目了然；卖风箏线的小孩正视着镜头，表情却有一丝卑微与羞涩；而经过宣武门、崇文门间的城垣的那队骆驼，行进在泥沼与沙土间，即便看不清赶驼人的表情，却似乎能感受到他眼中的风尘、疲惫与忧虑，延伸出我们对当下生活状况的优越感……

古都多少纤繁旧影，转眼即逝。世事沧桑，唯有那泛黄的老照片，如此清晰地记载着历史中的轮廓，镌刻着时光流逝过后所有深刻的记忆，给他这样一位地道的北京人以强烈的震撼、触动与感悟。这位严肃、清醒而负责任的老照片收藏家，正孜孜不倦地为保护老北京文化努力着。

### 收藏：每张老照片背后都有故事

其实，刘鹏的“藏龄”并不算长，因为国内的老照片收藏也才刚刚起步。

目前，业内人士普遍承认，山东画报出版社始自1996年12月推出的《老照片》丛

书，是直接导致国内民间老照片收藏热的起因，而刘鹏则是2000年开始收藏老照片的。他自小爱写爱画，后来又迷上了摄影，多年来一直热衷于给报纸配图供稿。后来又对收藏瓷器、青铜器、观赏石等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可惜这些爱好似乎都没有足够持久的魅力让他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，直到他在14年前的某一天偶然接触到一本叫《旧京史照》的画册才“触电”，瞬间即萌生了收集老照片的念头。父亲则教诲他一旦作出选择，就要专于此道，持之以恒。从此，潘家园旧货市场与报国寺文化市场上就会经常出现他魁梧的身影，响起他爽朗的京片儿。

万事开头难，同所有刚入门的收藏爱好者一样，最初他也常为买到假照片或残次品而懊恼。如今他已经成为辨识老照片的专家，不仅专门著文传授要领，还常常帮助他人鉴定。他笑言很多老照片商根本不知道照片价值，使得他常有“捡漏”的机会，这在收藏界可是值得骄傲的事儿。

我还领教了他在老照片的修复和保存方面的心细如发，虽然这与他大大咧咧的外在风貌形成了反差。他经常实践的老照片修复方法主要有三：干洗法、水洗法和（数码技术）复制法，其中他对Photoshop（一种主流图像处理软件）的娴熟运用令人印象深刻。污损破旧的老照片在他灵心巧手的修复下，犹如一位浑身脏臭的女乞丐，沐浴后显露出浑然天生的丽质，令人惊叹。至于老照片的保管也大有学问，虽然北方的干燥气候有利于照片“长寿”，但同样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恒温恒湿是前提，温度应该介于25至30度之间，湿度则应不大于20%。此外，他的宝贝老照片们安身于特意准备的塑料套子中，外面再压上一层薄膜，放入精致的纸盒中。“待遇够高吧？”说这话时，刘鹏注视着老照片们，一脸疼爱。

收藏老照片14年来，有各种令他啼笑皆非的际遇，有困惑、有释怀、有悲叹、有欣

喜、有感伤、有快慰、有迷茫、有思考，各种滋味是难以言状的。用他的原话是“每张老照片的背后都有故事”，而他因此结缘的朋友、开拓的视野、增长的学识则令他终生受益，是他在收获老照片之外的极大的精神满足。

### 个性：源自对老照片的力量信任

刘鹏是一位极有个性的收藏家。

相较于某些老照片收藏者论箱买、动辄数十万的藏品量而言，刘鹏老照片的拥有量并不算多，因为他奉行的原则是“以质取胜”。他的老照片基本围绕着老北京文化的主题，并努力建成一定的体系，比如拥有国家档案部门都缺失的前门大街、北京的水系、北京的公共交通、老北京的老行当等完整的系列照片。

可能与自小酷爱绘画与摄影有关，纳入他家中的老照片都经过了美感的审视。他反感矜奇炫博，比如有人专门收藏（民国时期肖像、遗像）死尸照，他就觉得“吓得慌”，而能让他看上眼的照片总是有独特之处，比如中心事件和人物的服装得有特点等等，而他引以为宝的《新世界游艺场》则能体现民国时期北京最为宏大的新式建筑和街市，该建筑早已荡然无存。

他认为玩收藏并不以花钱多少为标准，甚至照片的真假都不是重点。从民国以来，照片的造假就没有消停过，常用的手法是先翻拍再做旧，从资料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度来判断即可。而通过冲洗当年的底片制造出来的赝品，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



1973年作者像



1983年作者在地毯厂工作



1985年作者考取了警察的工作岗位

刘鹏一直看好老照片的价值空间，因为以前国人没有把照片当作一种艺术收藏品看待，甚至在搬家时随手丢弃，造成老照片越来越少；同时，数码时代的到来，给传统的以胶片为主的摄影技术以致命的打击，奥林巴斯、佳能、尼康等相机大厂纷纷宣布进行战略调整，“传统相机作为一个产业正在逐步淡出大众消费的视野”，这也意味着21世纪的摄影技术将正式告别胶片时代。当某种东西从公众视线中的消失之日就是它进入收藏圈之时，而价格走向也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涨船高。老照片的收藏门槛较低、投入资金少、珍贵老照片存世量有限都是当前利好的特点，国内外的拍卖市场屡有照片拍出天价，就是明证。

即使刘鹏对老照片的经济价值如此上心，不但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拍卖市场的行情，还在各种媒体明示出信心，积极引导着收藏爱好者。但这个把自己的积蓄都花在了收藏上，也明白自己藏品价值的北京大汉，却从来没有卖过一张照片。他通过照片挣钱的方式就是给杂志、报纸撰写图文并茂的老北京风物人情，换取些许稿费而已。况且这些图文资料正实现了保护老北京文化的意义。在今天口水与钞票漫天纷飞的名利之路上，他无疑显得格外悠然从容。

这就是一个单纯享受收藏乐趣的收藏家，一个热爱北京而生逢其时的北京人。我不仅发怔：对摄影无限展示真实的力量信任，对老照片承载老北京文化的力量的信任，使他的选择充满底气。而我这个变身不久的“北京人”在他眼中，会不会犹如电影《阿甘正传》开始时的那一根羽毛，在风中孤独地飘来飘去呢？